

後漢書

傳十一

十三

後漢書卷七十九上

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

昔王莽更始之際，天下散亂，禮樂分崩，典文殘落。及光武中興，愛好經術，未及下車，而先訪儒雅，探求闕文，補綴漏逸。^(一)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，遁逃林藪，自是莫不抱負墳策，雲會京師。范升、陳元、鄭興、杜林、衛宏、劉昆、桓榮之徒，繼踵而集。於是立五經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，易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尚書歐陽、大小夏侯，詩齊、魯、韓，禮大小戴，春秋嚴、顏，凡十四博士，太常差次總領焉。

^(二)禮記曰：「武王克殷反商，未及下車，而封黃帝之後於薊。」

建武五年，乃修起太學，稽式古典，籩豆干戚之容，備之於列。^(三)服方領習矩步者，委它乎其中。^(四)中元元年，初建三雍。明帝卽位，親行其禮。天子始冠通天，^(五)衣日月，^(六)備法物之駕，^(七)盛清道之儀，^(八)坐明堂而朝羣后，登靈臺以望雲物，^(九)袒割辟雍之上，尊養三老五更。饗射禮畢，帝正坐自講，諸儒執經問難於前，冠帶綰紳之人，圓橋門而觀聽者

蓋億萬計。^(一)其後復爲功臣子孫、四姓末屬別立校舍，搜選高能以受其業，自期門羽林之士，悉令通孝經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學。濟濟乎，洋洋乎，盛於永平矣！

〔一〕籩豆，禮器也。竹謂之籩，木謂之豆。干，盾也。威，鉞也。舞者所執。

〔二〕方領，直領也。委它，行貌也。委晉於危反。它晉以支反。

〔三〕徐廣輿服雜注曰：「天子朝，冠通天冠，高九寸，黑介幘，金薄山，所常服也。」

〔四〕續漢志曰：「乘輿備文日月星辰」也。

〔五〕胡廣漢制度曰：「天子出，有大駕、法駕、小駕。大駕則公卿奉引，大將軍驂乘，太僕御，屬車八十一乘，備千乘萬騎。法駕，公不在鹵簿，唯河南尹、執金吾、洛陽令奉引，侍中驂乘，奉車郎御，屬車三十六乘。小駕，太僕奉駕，侍御史整車騎」也。

〔六〕漢官儀曰：「清道以鹿頭爲前驅」也。

〔七〕雲物，解見明紀。

〔八〕漢官儀曰：「辟雍四門外有水，以節觀者。」門外皆有橋，觀者水外，故云圓橋門也。圓，邊也。

建初中，大會諸儒於白虎觀，考詳同異，連月乃罷。肅宗親臨稱制，如石渠故事，^(一)顧命史臣，著爲通義。^(二)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、毛詩、穀梁、左氏春秋，雖不立學官，然皆擢高第爲講郎，給事近署，所以網羅遺逸，博存衆家。孝和亦數幸東觀，覽閱書林。及鄧后稱制，學者頗懈。時樊準、徐防並陳敦學之宜，又言儒職多非其人，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

選，三署郎能通經術者，皆得察舉。自安帝覽政，薄於藝文，博士倚席不講，^(一)朋徒相視怠散，學舍積敝，鞠爲園蔬，^(二)牧兒堯豎，至於薪刈其下。順帝感翟酺之言，乃更脩黌宇，^(三)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。試明經下第補弟子，增甲乙之科，員各十人，除郡國耆儒皆補郎、舍人。本初元年，梁太后詔曰：「大將軍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學，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，以此爲常。」^(六)自是遊學增盛，至三萬餘生。然章句漸疏，而多以浮華相尚，儒者之風蓋衰矣。黨人既誅，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，後遂至忿爭，更相言告，亦有私行金貨，定蘭臺泰書經字，以合其私文。熹平四年，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，刊於石碑，爲古文、篆、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，樹之學門，^(七)使天下咸取則焉。

〔一〕石渠見章紀。

〔二〕卽白武通（義）是。

〔三〕禮記曰：「凡侍坐於大司成者，遠近聞三席。」又曰：「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，席間函丈。」注云：「謂講問客也。」倚席言不施講坐也。

〔四〕詩小雅曰：「鞠爲茂草。」注云：「鞠，窮也。」

〔五〕說文曰：「黌，學也。」黌與橫同。

〔六〕漢官儀曰：「春三月，秋九月，習鄉射禮，禮生皆使太學學生。」

〔七〕古文謂孔子壁中書。篆書，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。隸書亦程邈所獻也，主於徒隸，從簡易也。謝承書曰：「碑立太

學門外，瓦屋覆之，四面欄障，開門於南，河南郡設吏卒視之。」楊龍驤 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：「石經文都似碑，高一丈許，廣四尺，駢羅相接。」

初，光武遷還洛陽，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，自此以後，參倍於前。及董卓移都之際，吏民擾亂，自辟雍、東觀、蘭臺、石室、宣明、鴻都諸藏典策文章，競共剖散，其縑帛圖書，大則連爲帷蓋，小乃制爲膝囊。^(一)及王允所收而西者，裁七十餘乘，道路艱遠，復弃其半矣。後長安之亂，一時焚蕩，莫不泯盡焉。

^(一)膝亦勝也，音徒恆反。說文曰：「勝，囊也。」

東京學者猥衆，難以詳載，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，以爲儒林篇。其自有列傳者，則不兼書。若師資所承，^(二)宜標名爲證者，乃著之云。

^(二)老子曰：「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師也。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也。」故因曰師資。

前書云：田何傳易授丁寬，^(一)丁寬授田王孫，王孫授沛人施讎、東海孟喜、琅邪梁丘賀，^(二)由是易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學。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，^(三)別爲京氏學。又有東萊費直，^(四)傳易，授琅邪王橫，爲費氏學。^(五)本以古字，號古文易。又沛人高相傳易，

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，爲高氏學。〔一〕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皆立博士，費、高二家未得立。

〔一〕前書寬字子襄。

〔二〕前書離字長卿，喜字長卿，賀字長翁。

〔三〕前書延壽名續。

〔四〕前書直字長翁。

〔五〕前書「橫」作「璜」，字平仲。

〔六〕毋將姓也，毋讀曰無。

劉昆字桓公，陳留東昏人，〔一〕梁孝王之胤也。少習容禮。〔二〕平帝時，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。能彈雅琴，知清角之操。〔三〕

〔一〕東昏歸陳留郡，東昏屬山陽郡，諸本作「緡」者誤。

〔二〕容，儀也。前書魯徐生善爲容，孝文時，以容爲禮官大夫。

〔三〕劉向別錄曰：「雅琴之意，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。」前書藝文志曰：「雅琴，龍氏名德，趙氏名定。」韓子曰：「師曠對晉平公曰：『昔黃帝合衆神，駕象車，交龍畢方並轄，蚩尤居前，風伯進埽，雨師灑道，作爲清角。今君德薄，不足以聽之。』」

王莽世，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。每春秋饗射，常備列典儀，以素木瓠葉爲俎豆，桑弧蒿矢，以射「菟首」。(一)每有行禮，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。王莽以昆多聚徒衆，私行大禮，有僭上心，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。尋莽敗得免。既而天下大亂，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。(二)

(一)詩小雅瓠葉詩序曰：「刺幽王弃禮而不能行，故思古之人，不以微薄廢禮焉。」詩曰：「幡幡瓠葉，采之亨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嘗之。有萋斯首，無之燔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獻之。」昆懼禮之廢，故引以瓠葉爲俎實，射則歌「菟首」之詩而爲節也。

(二)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。

建武五年，舉孝廉，不行，遂逃，教授於江陵。光武聞之，卽除爲江陵令。時縣連年火災，昆輒向火叩頭，多能降雨止風。徵拜議郎，稍遷侍中、弘農太守。

先是崤、隄驛道多虎災，行旅不通。昆爲政三年，仁化大行，虎皆負子度河。帝聞而異之。二十二年，徵代杜林爲光祿勳。詔問昆曰：「前在江陵，反風滅火，後守弘農，虎北度河，行何德政而致是事？」昆對曰：「偶然耳。」左右皆笑其質訥。帝歎曰：「此乃長者之言也。」顧命書諸策。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。二十七年，拜騎都尉。三十年，以老乞骸骨，詔賜洛陽第舍，以千石祿終其身。中元二年卒。

子軼，字君文，傳昆業，門徒亦盛。永平中，爲太子中庶子。建初中，稍遷宗正，卒官。

遂世掌宗正焉。

注丹字子玉，(一)南陽育陽人也。世傳孟氏易。王莽時，常避世教授，專志不仕，徒衆數百人。建武初，爲博士，稍遷，十一年，爲大鴻臚。作易通論七篇，世號注君通。丹學義研深，易家宗之，稱爲大儒。十七年，卒於官，年七十。

(一)風俗通「注」音「圭」。

時中山鮭陽鴻，字孟孫，(二)亦以孟氏易教授，有名稱，永平中爲少府。

(二)姓鮭陽，名鴻也。鮭音胡瓦反。其字從「角」字，或作「鮭」。從「魚」者，音胡佳反。

任安字定祖，廣漢綿竹人也。少遊太學，受孟氏易，兼通數經。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，究極其術。時人稱曰：「欲知仲桓問任安。」又曰：「居今行古任定祖。」學終，還家教授，諸生自遠而至。初仕州郡。後太尉再辟，除博士，公車徵，皆稱疾不就。州牧劉焉表薦之，時王塗隔塞，詔命竟不至。年七十九，建安七年，卒于家。

楊政字子行，京兆人也。少好學，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，善說經書。京師爲之語曰：「說

經鏗鏗楊子行。」教授數百人。

范升嘗爲出婦所告，坐繫獄，政乃肉袒，以箭貫耳，抱升子潛伏道傍，候車駕，而持章叩頭大言曰：「范升三娶，唯有一子，今適三歲，孤之可哀。」武騎虎賁懼驚乘輿，舉弓射之，猶不肯去；旄頭又以戟叉政，傷胷，政猶不退。哀泣辭請，有感帝心，詔曰：「乞楊生師。」（二）即尺一出升。政由是顯名。

（一）乞讀曰（氣）（气）。

爲人嗜酒，不拘小節，果敢自矜，然篤於義。時帝壻梁松，皇后弟陰就，皆慕其聲名，而請與交友。政每共言論，常切磋懇至，不爲屈撓。嘗詣楊虛侯馬武，武難見政，稱疾不爲起。政入戶，徑升牀排武，把臂責之曰：「卿蒙國恩，備位藩輔，不思求賢以報殊寵，而驕天下英俊，此非養身之道也。今日動者刀入脅。」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，以爲見劫，操兵滿側，政顏色自若。會陰就至，責數武，令爲交友。其剛果任情，皆如此也。建初中，官至左中郎將。

張興字君上，潁川鄆陵人也。習梁丘易以教授。建武中，舉孝廉爲郎，謝病去，復歸聚徒。後辟司徒馮勤府，勤舉爲孝廉，稍遷博士。永平初，遷侍中祭酒。十年，拜太子少傅。

顯宗數訪問經術。既而聲稱著聞，弟子自遠至者，著錄且萬人，爲梁丘家宗。(二)十四年，卒於官。

(一)著於籍錄。

子魴，傳興業，位至張掖屬國都尉。

戴憑字次仲，汝南平輿人也。習京氏易。年十六，郡舉明經，徵試博士，拜郎中。

時詔公卿大會，羣臣皆就席，憑獨立。光武問其意。憑對曰：「博士說經皆不如臣，而坐居臣上，是以不得就席。」帝卽召上殿，令與諸儒難說，憑多所解釋。帝善之，拜爲侍中，數進見問得失。帝謂憑曰：「侍中當匡補國政，勿有隱情。」憑對曰：「陛下嚴。」帝曰：「朕何用嚴？」憑曰：「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，清亮忠孝，學通古今，陛下納膚受之訴，遂致禁錮，(一)世以是爲嚴。」帝怒曰：「汝南子欲復黨乎？」憑出，自繫廷尉，有詔勅出。後復引見，憑謝曰：「臣無謬譖之節，而有狂瞽之言，不能以尸伏諫，(二)偷生苟活，誠慙聖朝。」帝卽勅尙書解遵禁錮，拜憑虎賁中郎將，以侍中兼領之。

(一)論語孔子曰：「膚受之訴。」注云：「謂受人之訴辭，(在)皮膚之(外)，不深知其情核也。」

(二)韓詩外傳曰：「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，謂其子曰：『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，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，死不當居

喪正堂，殯我於側室足矣。」衛君聞其故，予以父言聞於君，君乃召蘧伯玉而責之，彌子瑕退之，徙殯於正堂，成禮而後去。」

正旦朝賀，百僚畢會，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，義有不通，輒奪其席以益通者，憑遂重坐五十餘席。故京師爲之語曰：「解經不窮戴侍中。」在職十八年，卒於官，詔賜東園梓器，錢二十萬。

時南陽魏滿字叔牙，亦習京氏易，教授。永平中，至弘農太守。

孫期字仲彥，濟陰成武人也。少爲諸生，習京氏易、古文尚書。家貧，事母至孝，牧豕於大澤中，以奉養焉。遠人從其學者，皆執經壘畔以追之，里落化其仁讓。黃巾賊起，過期里陌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。郡舉方正，遣吏齎羊酒請期，期驅豕入草不顧。司徒黃琬特辟，不行，終於家。

建武中，范升傳孟氏易，以授楊政，而陳元、鄭衆皆傳費氏易，其後馬融亦爲其傳。融授鄭玄，玄作易注，荀爽又作易傳，自是費氏興，而京氏遂衰。

前書云：濟南伏生〔二〕傳尚書，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，〔三〕歐陽生授同郡兒寬，寬授歐陽生之子，世世相傳，至曾孫歐陽高，〔四〕爲尚書歐陽氏學；張生授夏侯都尉，〔五〕都尉授族子始昌，始昌傳族子勝，爲大夏侯氏學；勝傳從兄子建，建別爲小夏侯氏學；三家皆立博士。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，〔六〕朝授膠東庸譚，爲尚書古文學，未得立。

〔二〕名勝。

〔三〕前書字和伯。

〔四〕高字子陽。

〔五〕都尉名。

〔六〕姓都尉名朝。

歐陽歛字正思，樂安千乘人也。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，至歛八世，皆爲博士。

歛既傳業，而恭謙好禮讓。王莽時，爲長社宰。〔一〕更始立，爲原武令。世祖平河北，到原武，見歛在縣脩政，遷河南都尉，後行太守事。世祖卽位，始爲河南尹，封被陽侯。〔二〕建武五年，坐事免官。明年，拜楊州牧，遷汝南太守。推用賢俊，政稱異迹。九年，更封夜侯。〔三〕

〔一〕長社，今許州縣也。

〔二〕被陽故城在今潁州高苑縣西南。

〔三〕夜，今萊州掖縣。

歙在郡，教授數百人，視事九歲，徵爲大司徒。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。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，至有自髡剔者。平原禮震，二十七年十七，聞獄當斷，馳之京師，行到河內獲嘉縣，自繫，上書求代歙死。曰：「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，學爲儒宗，八世博士，而以臧咎當伏重辜。歙門弟子幼，未能傳學，身死之後，永爲廢絕，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，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。乞殺臣身以代歙命。」書奏，而歙已死獄中。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，言甚切至，帝乃賜棺木，贈印綬，賻縗三千匹。

〔一〕謝承書曰：「震字仲威。光武嘉其仁義，拜震郎中，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廩長。」

子復嗣。復卒，無子，國除。

濟陰曹曾字伯山，從歙受尚書，門徒三千人，位至諫議大夫。子祉，河南尹，傳父業教授。

又陳留陳弇，字叔明，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，仕爲蘄長。〔二〕

〔二〕續漢書曰：「弇以尚書教授，躬自耕種，常有黃雀飛來，隨弇翱翔。」

牟長字君高，樂安臨濟人也。其先封牟，春秋之末，國滅，因氏焉。

長少習歐陽尚書，不仕王莽世。建武二年，大司空弘（二）特辟，拜博士，稍遷河內太守，坐墾田不實免。

（二）宋弘也。

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，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，著錄前後萬人。著尚書章句，皆本之歐陽氏，俗號爲牟氏章句。復徵爲中散大夫，賜告一歲，卒於家。

子紆，又以隱居教授，門生千人。肅宗聞而徵之，欲以爲博士，道物故。（二）

（二）在路死也。案：魏臺訪議問物故之義，高堂隆曰：「聞之先師，物無也，故，事也。冒死者無復所能於事也。」

宋登字叔陽，京兆長安人也。父由，爲太尉。

登少傳歐陽尚書，教授數千人。爲汝陰令，政爲明能，號稱「神父」。遷趙相，入爲尚書僕射。順帝以登明識禮樂，使持節臨太學，奏定典律，轉拜侍中。數上封事，抑退權臣，由是出爲潁川太守。市無二價，道不拾遺。病免，卒于家，汝陰人配社祠之。

張劭字子儁，濟陰定陶人也。少遊太學，能誦春秋左氏傳。以大夏侯尙書教授。辟公府，舉高第，拜議郎。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。擢拜侍中，典領祕書近署，甚見納異。多因便宜陳政得失，朝廷嘉之。遷丹陽太守，化有惠政。光和七年，徵拜尙書，遷大司農。初平中，卒於官。

尹敏字幼季，南陽堵陽人也。(一)少爲諸生。初習歐陽尙書，後受古文，兼善毛詩、穀梁、左氏春秋。

(一)堵音者。

建武二年，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。時世祖方草創天下，未遑其事，命敏待詔公車，拜郎中，辟大司空府。

帝以敏博通經記，令校圖讖，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。(二)敏對曰：「讖書非聖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別字，頗類世俗之辭，恐疑誤後生。」帝不納。敏因其闕文增之曰：「君無口，爲漢輔。」帝見而怪之，召敏問其故。敏對曰：「臣見前人增損圖書，敢不自量，竊幸萬一。」帝深非之，雖竟不罪，而亦以此沈滯。

(二)前書王莽居攝三年，廣饒侯劉京、車騎將軍千人扈雲、太保屬臧鴻奏符命。京言齊郡新井，雲言巴郡石牛，鴻言

扶風雍石，莽皆迎受。十一月甲子，莽上奏太后曰：「巴郡石牛，雍石文，皆到未央宮之前殿，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。天風起塵冥，風止，得銅章帛圖於石前，文曰：『天告帝符，獻者封侯，承天命，用神說。』」騎都尉崔發等視說，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。

與班彪親善，每相遇，輒日旰忘食，夜分不寢，^(一)自以爲鍾期伯牙、莊周惠施之相得也。^(二)

^(一)旰，晚也。

^(三)說苑曰：伯牙子鼓琴，其友鍾子期聽之，志在於山水，子期皆知之。子期死，伯牙屏琴絕絃，終身不復鼓琴。^{莊子}曰：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，顧謂從者曰：「郢人墾其鼻端若蠅翼，使匠石斲之，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斲之，盡墾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：『嘗爲寡人爲之。』」匠石曰：「臣則嘗斲之。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。自惠子之死，吾無以爲質矣，吾無與言之。」墾，墾也。有泥墾之也。墾音於各反。墾音莫干反。蠅翼薄也。

後三遷長陵令。永平五年，詔書捕男子周慮。慮素有名稱，而善於敏，敏坐繫免官。及出，歎曰：「瘖聾之徒，眞世之有道者也，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？」十一年，除郎中，遷諫議大夫。卒於家。

周防字偉公，汝南汝陽人也。父揚，少孤微，常脩逆旅，^(一)以供過客，而不受其報。

^(一)杜預注左傳曰：「逆旅，客舍也。」

防年十六，仕郡小吏。世祖巡狩汝南，召掾史試經，防尤能誦讀，拜爲守丞。防以未冠，謁去。^(一)師事徐州刺史蓋豫，受古文尙書。經明，舉孝廉，拜郎中。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，四十萬言。太尉張禹薦補博士，稍遷陳留太守，坐法免。年七十八，卒於家。

^(一)禮男子二十而冠。自以年未成人，故請去。謁，請也。

子舉，自有傳。

孔僖字仲和，魯國魯人也。自安國以下，世傳古文尙書、毛詩。曾祖父子建，少遊長安，與崔篆友善。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，^(一)嘗勸子建仕。對曰：「吾有布衣之心，子有袞冕之志，各從所好，不亦善乎！道旣乖矣，請從此辭。」遂歸，終於家。

^(一)莽改千乘國曰建信，又改曰建新；郡守曰大尹。

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，同遊太學，習春秋。因讀吳王夫差時事，僖廢書歎曰：「若是，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。」^(二)駟曰：「然。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，年方十八，崇信聖道，師則先王，五六年閒，號勝文、景。」^(三)及後恣己，忘其前之爲善。」^(四)僖曰：「書傳若此多矣！」鄰房生梁郁儼和之曰：「^(四)如此，武帝亦是狗邪？」僖、駟默然不對。郁怒恨之，陰上書告駟、僖誹謗先帝，刺譏當世。事下有司，駟詣吏受訊。僖以吏捕方至，恐誅，乃上書肅宗自